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109

文章門

賦類

班固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揖遜之時必稱詩以喻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春秋之時周衰道微聘問詠歌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騷憂國皆作賦以風咸有惻隱古詩之義其後宋玉唐勒鄭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楊子雲競為侈麗閎衍之辭設其風諭之義是以楊子悔之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用賦則賈誼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兩都賦序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昔成康沒而頌聲一王澤竭

前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邑人蕭泗校正

而詩不作漢至武帝崇禮官放文章故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吾丘壽王東方朔枚皐王褒劉向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而公卿大臣倪寬孔臧董仲舒劉德蕭望之等時時間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亦雅頌之亞也故孝成之世論而錄之蓋奏御者千有餘篇而後大漢之文章炳焉與三代同風戰國有荀卿子之賦其後則離騷興矣離騷屈原作也屈與楚同姓原仕於懷王為三閭大夫同列上官靳尚妬害其能共譖毀之王乃流屈原原作離騷經太史遷曰屈平正道事君讒人間之信而被謗離騷之作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離騷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威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平雖放流瞻顧楚國繫心懷王舉幸君之一悟為之一改也其在君與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然終無可柰何正詭俗而為九歌四又二首文選曰辨窮愁而為九章一首張江又曰原於江南之野援作九章言已所陳忠信之道甚明著也其後作懷沙賦於是懷古投汨羅而死屈原既死之後宋玉有九辨五首文選序曰辨者變也九者陽之數也道之紀綱也宋玉屈原弟子閔其師忠而放逐故作九辨以述其志玉又有高堂賦蓋假設其事風諫淫惑也史遷曰求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意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漢賈誼謫居長沙意不自得又渡湘水為賦以吊屈原賈誼長沙傳三年有鵩入賈生舍止於坐隅誼乃為鵩賦以自廣太史公曰余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沉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及見賈生吊之又怪屈原之被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為鵩賦同死生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司馬相如客游梁著子虛之賦武帝讀子虛賦曰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楊得意因薦之上召相如曰此諸侯之事請為天子游獵賦故為辭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於節儉因以風諫賦奏天子以為郎嘗從上至長楊宮獵還過宜春風因奏賦以哀二世失行上既美子虛之事相如見上好仁乃奏大夫賦天子大悅飄飄有凌雲氣游天地之間意本枚皐不通經術為賦頌被

幸耒泉雍河東汾封泰山塞決河宣房游觀三輔離宮館臨山澤弋
獵射馭狗馬楚辭刻鏤上有所感之使賦之為文疾受詔輒成故所賦
者多司馬相如善為文而遲故所作少而善於皐皐自言為賦不如相
如又言為賦乃悔自悔悔少也其賦可讀者百二十篇其嫚戲不可讀
者其數十篇而班史皆不載也元帝時劉向傷周堪張猛之死乃著疾
讒摘要救危及世頌凡八篇依興古事悼己及同類也（臣瓚云劉向有九懷亦載也）楊雄好辭賦先是相如作賦甚麗雄每作賦擬以為式又怪
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遇不遇命也何必
湛身哉乃擬離騷文而反之自嶓山投諸江流以弔屈原名曰反離騷
又旁惜誦以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
畔牢廣騷文不多載獨載反離騷成帝時雄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以
風其奢泰是時趙昭儀方大幸每上甘泉常法從在屬車間豹尾中故
雄極言車騎之衆參麗之駕非所感動天地又言羣玉之部處妃妾之徽
戒辭宿之事賦成奏之天子異焉其後祭后土既祭陰西嶽以望八荒
迹商周之處而耶然以思唐虞之風雄以為臨川羨魚不如歸而結網
還上河東賦以勸其後從有似雄以為昔二帝三王宮館臺榭沼池苑
囿林麓藪澤財足以奉郊廟御賓客充庖廚而已不奪百姓膏腴之地
因奏校獵賦以諷明年上令射熊館大誇胡
人以多禽獸雄從還上長楊賦籍翰林以為主人子墨為客卿以風至
其晚也雄則曰賦者將以風也必推類而言極麗靡之辭閎侈鉅衍競
於使人不能加也迺歸於正然覽者已過矣又頗似俳優淳于髡優孟
之徒非賢人君子詩賦之正於是下不忍為本後漢光武時杜篤以闡
中表襄山河不宜改營洛邑遂效相如楊雄作論都賦以諷班孟堅作
兩都賦兩都之賦其意蓋敘西谷終南之險洪河涇渭之川商路鄭社
之饒禾麥之嚴土農工商各得其所而肇造之業在是也東都之
賦其意蓋序王中平實帶河洛洛靈臺明堂統和天人辟雍海流道德
之富而東都中興之業在是也（二賦見文選）安帝時天下太平日久自王侯
以下莫不踰侈張衡乃擬班固兩都作二京賦因以諷諫十年乃成賦

見文選又有南都賦南陽郡也論其地勢則武關桐柏為之險其川流則淪波漢淮為之帶山澤原野之利宮室園廬之盛賦見文選順帝時王逸以楚辭章句行於世其賦誄書論其雜文凡二十篇稽古編公王逸有九思傳不載其子文考作靈光殿賦其意蓋冀西都未史建章之俱壞而靈光獨存蓋兼共王所作也其後蔡邕亦為此賦及見此作而輟賦見文選東漢之季有遨遊能屬文作章華賦雖多溢麗之詞而終之以正亦如相如之諷也其意蓋取楚靈王游雲夢之澤顧左史倚相曰盛哉斯樂可以遺老也遂作章臺五畧知夫陳蔡之將生謀也二國先為楚乃作斯賦以風之而遜之賦蓋取此焉文選晉左思作三都賦紀吳蜀魏之舊事也其紀蜀也不獨見於竹蘭桂之鬱茂麋象孔犀之駢羣翔至於劍閣石門之險華容崐崘之夫婺文翰翼之坎壈珍賂之小至於武昌建業之盛衡山洞庭之感皆紀焉及其賦永嘯之舖張夸大尤有異蜀之所不足者故極陳中土之美不特紀夫苑囿陂池之勝而山林水澤皆載焉不特紀夫草木禽魚之變而土壤原隰皆載焉不特備其宮室之盛賦見文選順帝時王逸以楚辭章句行於世其賦誄書論其雜文凡二十篇稽古編公王逸有九思傳不載其子文考作靈光殿賦其意蓋冀西都未史建章之俱壞而靈光獨存蓋兼共王所作也其後蔡邕亦為此賦及見此作而輟賦見文選東漢之季有遨遊能屬文作章華賦雖多溢麗之詞而終之以正亦如相如之諷也其意蓋取楚靈王游雲夢之澤顧左史倚相曰盛哉斯樂可以遺老也遂作章臺五畧知夫陳蔡之將生謀也二國先為楚乃作斯賦以風之而遜之賦蓋取此焉文選晉左思作三都賦紀吳蜀魏之舊事也其紀蜀也不獨見於竹蘭桂之鬱茂麋象孔犀之駢羣翔至於劍閣石門之險華容崐崘之夫婺文翰翼之坎壈珍賂之小至於武昌建業之盛衡山洞庭之感皆紀焉及其賦永嘯之舖張夸大尤有異蜀之所不足者故極陳中土之美不特紀夫苑囿陂池之勝而山林水

室之麗而鑒芳於陶唐察興廢而慶憂之餘人而先王之教存其意在焉太沖之賦三都以景蜀遍相頗析而魏都制度以太沖英俊之才猶不能自盡其意至皇甫謐乃發其意之所欲言之兼盡者而序其事潘安仁名晉太始中人也有籍田有射雉有西征有秋興有閑居有懷舊有笙其賦籍田也則以世祖功籍于千畝而作也其賦射雉也則以瑯琊之俗善射講肄之餘暇而習媒翳之事遂樂而賦之也其賦西征也則述行歷所經人物山水而載之也其賦秋興也則言萬物成就感秋而興此也其賦閑居也則取於禮籍不知世事閑居靜坐之意也其賦懷舊也則謂思於親舊而賦也其賦笙也則以大簇之氣奏物而生也然皆紀其事而其風諷之意殆不及司馬遷揚雄輩也陸機字士龍心識文體作文賦其意蓋以故言遣辭良多變矣雖好惡可得而言每自屬文尤見其情常患意不稱文物不遠意故作賦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論作文利害之所由可謂曲盡其妙也

左思三都賦

左思字太冲造齊都賦一年乃成復欲賦三都乃詣張載訪岷邛之事絺思十年門庭藩溷皆著筆紙遇得句即疏之自以所見不博求為秘書郎及賦成思自以其作不謝班張恐以人廢言皇甫謐有高譽思造而示之謐稱善為其賦序張載為注

荀卿禮賦

爰有大物非絲非帛文理成章非日非月為天下明生者以壽死者以葬城郭以固三軍以強粹而王駁而伯無一焉而亡臣愚不識敢請之王王曰此夫文而不采者與簡然易知而紋其理者與君子所敬而小人所違者與性不得則若禽獸性得之則甚雅似者與匹夫隆之則為聖人諸侯隆之則一四海者與默而致明而約甚順而體請歸之禮

知賦

皇天降物以示下民或厚或薄帝不齊均禁紂以亂湯武以賢潛潛淑淑不識頭間其名曰此夫安寓乎而危險隘者耶脩潔之為親而離汙之為狄者耶甚深藏而外勝敵者耶法禹舜而不能拚迹着耶行為動靜待之而後適者耶血氣之精也志意之榮也百姓待之而後寧也天下待之而後平也明達純粹而無形行義以正事業以成可以禁暴定窮百姓待之而後寧泰臣愚不識願聞其名曰此夫安寓乎而危險隘者耶脩潔之為親而離汙之為狄者耶甚深藏而外勝敵者耶法禹舜而不能拚迹着耶行為動靜待之而後適者耶血氣之精也志意之榮也百姓待之而後寧也天下待之而後平也明達純粹而無疵也夫是之謂君子之知

雲賦

有牧於此居則周靜致下動則綦高以鉅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大衆天地德厚而不擯五采備而成文往來憯遬而反也卬卬兮天以感蹇也

有物於此。儡儡兮。其狀屢化。如神功。被天下為萬世。文禮樂以成貴賤以分。養老長幼。待之為而後存焉。名號不美。與暴為鄰。功立而身廢。事成而家敗。棄其耆老。收其後世人屬所利。飛鳥所害。臣愚而不識。請与之五霸五霸占之曰。此夫婁女好而。頭馬首者與冬伏而憂游食桑而吐絲。前亂而後治。夏生而惡暑喜溫而惡雨。蝹以為母。蛾以為父。三俯三起。事乃大已。夫是之謂蠱理

有物於此。生於山阜。處於室堂。無知無巧。善治衣裳。不盜不竊。穿窬而行。日夜合雜以成文章。以能合從又善連衡。下覆百姓。上飾帝王。功業甚博。不見賢良時用則存。不用則亡。臣愚不識。敢請之三王曰。此夫始生巨其成功小者。邪長其尾。而銳其剽者耶。頭銛達而剽趙繚者耶。一往一來結尾以為事。無羽無翼。及覆其極。尾生而事起。尾遭而事已。誰以為父。僧以為母。既以縫表。又以連裏。夫是之謂箴理

天下不治。請陳佹。詩天地易位。四時易鄉。列星殞墜。旦暮晦盲。幽閒登昭。日月下藏。公正無私。反見從橫。志愛公利。重樓疏堂。無私罪人。怒詐並興。貳負道德。純備說口。將將仁人。絀約敖暴。擅強天下。幽險恐失。世英蟠龍為蝘蜓。鴟梟為鳳凰。比干見剖。孔子拘匡。昭昭乎其欲禮義之大行也。闇乎天下之晦盲也。皓天不復。憂無疆也。千歲必反古之常也。邠子勉學。天不忘也。聖人并手時已將矣。與愚亦疑。願聞反辭。其小歌也。念彼遠方。何其塞矣。仁人絀約。暴人衍矣。忠臣危殆。讒人服矣。琁玉瑤珠。弗知佩也。雜布與綿。弗知異也。閒姬子奢莫之媒也。嫫母刀父。是之喜也。以盲為明。以聾為聰。以危為安。以吉為凶。嗚呼上天昌維其同

離騷經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名平。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為三閭大夫

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戰國策楚有昭奚恤。元和姓纂云楚武王子瑕食采於屈因氏焉。屈景皆貴閨中與王圖議政事決定嫌疑出則監察。群下應對諸侯謀行職脩王甚珍之同列上官大夫及用事臣。靳尚妬害其能共譖毀之王疏屈原屈原被譖憂心煩亂不知所愬乃作離騷班固曰離猶遭也。顏師古云羅動也。洪曰其謂之經蓋後世之士祖述其詞尊而名之耳非原本意也上述唐虞三后之制下序桀紂幽厲之敗冀君覺悟反於正道而還已也是時秦使張儀譎詐懷王令絕齊交又誘與俱會武關原諫懷王勿行不聽而往遂為所脇與之俱歸拘留不遣卒客死於秦而襄王立復用讒言遷屈原於江南屈原復作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父等篇舒憤懣以悟君心。而終不見省不忍見其宗國將遂危亡遂赴汨羅之淵自沈而死。汨音覓長沙羅縣西北去縣三十里名為汨潭即屈原自沈處今屬湘陰縣。

寧鄉

淮南王安曰國風好色而不淫。離騷者可謂兼之矣又曰蟬蜕於濁穢之中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宋景文公曰離騷為詞賦之祖。後人為之如至于不能加矩至圓不能過規矣。按周禮太師掌六詩曰比曰興曰雅曰頌曰風曰賦曰比則比物以事興則興物以情風則言天地之氣以動人者也雅者言王政之所由興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篇章鋪張揚厲以告神明者也賦則直陳其事而已。

九歌

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使巫覡作歌樂鼓舞以娛神。蓺荊陬俗詞既鄙俚而其陰陽人鬼之間又或不能無褻慢淫荒之雜。原既放逐見而感之故頗為更定其詞去其泰甚而又因彼事神之心以寄吾忠君愛國眷戀不忘之意是以其言雖若不能無嫌於燕昵而君子反有取焉。此篇諸篇皆以事神不敬愛此

事君不合而不能忘其忠義之見慤切之意舊說失之今悉更定

天問

天問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彷徨山澤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僪佹及古賢聖怪物行事因書其壁問而問之以漬憤懣楚人哀而憐之因共論述故其文義不次亨云爾曰所問雖或怪迂然其理之可以參驗異聞為劾不待能知其所以問之本意與今日所以對之明法至啓迪宗元給餘質以義理為之條對然亦學未聞道而筮多術巧之意猶有疑乎其間以是讀之當使人不能無遺恨若補江之說則其厖劣蓋亦當時隱遁之士或曰亦原公設詞耳

九章

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既放思君念國隨事感觸輒形於聲後人輯之得其九章令為一卷非必出於一時之言也今考其詞大抵多直致一無潤色而惜往日悲回風又其臨絕之音以故顛倒重複倨強疎密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說而不見後有賦而不知嗚呼豈獨春秋也

遠遊

遠遊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既放悲憤之餘恥觀宇宙陋世俗之卑狹悼年壽之不長於是作為此篇思欲制煉形魄排空御氣浮游八極後天而終以盡反復無窮之世諭雖曰寓言然其所設王子之詞苟能充之實長生久視之要訣也

卜居

卜居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哀閔當世之人習安邪詖違背正直故陽為不知二者之是非可否而將假蓍龜以決之遂為此詞發其取舍之端以警世俗說者乃謂原實未能無疑於此而始將問諸小人則亦誤矣

漁父

漁父者屈原之所作也漁父蓋亦當時隱遁之士或曰亦原公設詞耳

宋玉九辨九辨者屈原弟子憫大夫忠而放逐故作九辨以述其志云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古者人死則使人以其上服升屋覆魄北面而號曰皐某復遂以其衣三招之乃下以覆尸此禮所謂復而說者以為招魂復魄又以為盡愛之道而有禱祠之心者蓋猶冀其復生也如是而不生矣於是乃行死事此制禮者之意也而荊楚之俗乃或以是施之生人故宋玉哀閔屈原無罪放逐恐其魂魄離散而不復還遂因國俗記帝命假巫語以招之以禮言之固為鄙野然其盡愛以致禱則猶古人之遺意也是以太史公讀之而哀其志焉若其誦惟之談荒淫之志則昔人蓋已誤其譏於屈原

景差

大招大招不知何人所作或曰屈原或曰景差自王逸時已不能明矣其謂原作者則曰詞義高古非原莫及其不謂然者則曰漢志定著原賦二十五篇今自騷經以至漁父已充其目矣其謂景差則絕無左驗

宋玉諸書皆仕往返之然今以宋玉大小言賦考之則凡差語皆平淺淳古意味深遠不為詞人豔容淫靡逸之態然後乃知此篇決為差作無疑也雖其所言有未免於神怪之惑逸欲之娛者然脈脈小招則已遠矣其於天道之說仲尼動靜蓋若相識其端倪於國體時政之頌知其所先後要為近於儒者賢聖經世之學亦於是切有感焉因表而出之以俟後之君子云

屈原哀時命

哀時命者梁孝王客莊忌之所作也

淮南招隱士

招隱士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淮南王安好古愛士招致賓客客有八公之徒小山之徒或稱大山或稱小山如詩之有大小雅焉此篇視漢諸作最為高古說者以為亦託意以招屈原也

李白明堂賦

遂作辭曰罟崇明堂倚天關兮龍蹲鴻濛構壞材兮偃蹇峽谷巍堪巒

兮周流碎猪炭烬又靈基兮赫奕日星憤風雷宗祀聆蠁王化恢鎮八極兮通九垓四門啓兮萬國来考休徵兮進賢才儼皇居而作固窮千祀兮悠悠

杜牧阿房宮賦

戍卒叫函谷舉楚人一炬可憐焦土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為君誰得而族滅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杜甫進三大禮賦表

臣甫言臣生長陛下淳樸之俗行四十載矣與麋鹿同群而處沉吟於陛下豐草長林實自弱冠之年矣豈九州牧伯不歲貢豪俊於列岩陛下明詔不及帝思賢於中丱臣之愚鈍寧無所取以此知分沈里盛時不敢依違不敢激訐默然以漁樵之樂自遣而已頃者賣藥都市寄食友朋切慕老翁擊壤之謳適遇國家郊廟之禮不躡千足踏舞形干篇

章溝吮井液游泳和氣聲韻浸廣懿軸斯存抑亦古詩之流希平述者之意然詞理野質終不足以拂天聽之崇高配史籍以求久恐倏光徇馬遺恨九原謹稽首投延恩聞獻納上奏進明主朝獻大清宮朝享太廟有事於南郊等三賦以聞朝謁大清宮朝享太廟有事於南郊

封西嶽賦

比嵗鴻生巨儒之徒誦古史引時義云國家土德與黃帝合生上本命與金天合而守關者亦百數天子寢不報蓋譙如也須或詔厥郡國掃除曾巘翠蓋可薄乎蒼穹而觀賦以觀賦之義預述上將展禮焚柴者實覩區吟詠之極故作封西嶽賦以觀賦之義預述上將展禮焚柴者實覩

鷓鴣賦

鷓者鸈鳥之殊特捭擊而不可當豈但壯觀於旌門發狂於原隰引以為類是大臣正色立朝之義也臣切重其有英雄之姿故作此賦

天物賦

天寶中上冬幸華清宮甫因至獸坊經天狗院列在諸獸院之上胡人云此其獸猛捷無與比者甫壯而賦之尚恨其與凡獸相近

詩類

王褒中和詩

益州刺史王襄欲宣聖化於衆庶聞王褒有俊才使作中和樂職宣布詩誥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前王褒傳）

謝元暉五言詩

元暉長五言詩沈約嘗云二百年來無此詩也（南謝朓傳）

謝靈運憂得詩

謝惠連族兄靈運云每有篇章對惠連輒得佳語嘗思詩竟日不就忽夢見惠連即得池塘生春草大以爲工嘗云此語有神功非吾語也

謝靈運詩

靈運秘籍會稽盡幽居之美每有一詩至都下貴賤莫不競寫宿昔間士庶皆徧（本傳）

王微詩

王微每期宴刻燭賦詩文不加點（本傳）

王筠詩

沈約請王筠爲草木十詠書之壁不加篇題約謂人曰此詩指物摹形無假題寫（筠傳）

劉沈詩

劉沈善屬文與武帝命群臣賦詩獨詔沈爲二百字三刻便成其文甚美（本傳）

沈約詩

時盛爲文章沈約謝朓王融以氣類相推轂周顒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將平上去入四聲以此制韻有平頭上尾蜂腰鶴膝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內角徵不同不可增減世呼爲永明體（陸厥傳）

崔湜詩

崔湜執政時年三十八嘗暮出端門緩轡諷詩張說見之嘆曰文獎位

固可致其年不可及也唐本傳

上官儀詩

上官儀工詩其詞綺錯婉媚本傳

白居易詩

傳雖窶林白居易工詩女人爭傳雖窶林行賈售其國相率篇易金芸偽著相輒鉤辨之本傳

柳公權詩

唐柳公權嘗從穆宗幸未央宮帝曰邊成賜衣久不時今中養而未已給帝曰嘗賀我以詩宮人能之公權應聲成文婉切而嚴諂令番賦復無停思天子甚悅曰子建七步爾乃三焉本傳

張說詩

張說既謫岳州而詩益悽婉人謂得江山助云本傳

小杜詩

江表於詩有情致喜竊邁號為小杜以別杜甫本傳

孟郊詩

孟郊為詩有理致然思苦奇澁李觀稱其詩曰高處在古無上平處下顧二謝辨論傳

劉义詩

劉义冰柱雪車二詩出盧仝孟郊右上仝

劉禹錫詩

劉禹錫善詩白居易言其詩在處應有神物護持禹錫傳

長卿五言長城詩

秦系與李長卿善以詩相贈荅權德輿曰長卿自以為五言長城系用偏師攻之雖老益壯系傳

李杜詩

杜甫少與李白齊名時號李杜為歌詩傷時嫉弱情不忘君人憐其忠

杜甫詩

云甫傳

唐與詩人承陳隋風流浮糜相矜至甫渾涵汪茫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他人不足甫乃厭飫餘膏賸馥沾丐後人多矣故元稹謂時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韓愈於文章僅許可至歌詩獨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誠可信云

宋之問奪袍詩

武后遊洛南龍門詔從臣賦詩左史東方虯詩先成后賜錦袍以賜宋之問俄頃獻后覽之嗟賞更奪袍以賜宋

李賀錦囊詩

李賀每旦自出騎弱馬從小奚奴背古錦囊遇所得書投囊中暮歸

李白詩

李白酒一斗詩百篇

文章緣起類

梁 任昉撰 昉字彥升樂安人官至新安太守事蹟具梁書本傳

常侍夏侯湛所作

三言詩 晉散騎常侍夏侯湛所作

四言詩 前漢楚王傅韋孟諫楚夷王戊詩

五言詩 漢騎都尉李陵與蘇武詩

六言詩 漢太司農谷永作

七言詩 漢武帝柏梁殿連句

前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邑人蕭泗校正

九言詩　魏高貴鄉公所作

賦

歌　楚大夫宋玉所作

離騷　荊軻作易水歌

詔　楚屈原所作

璽文　秦始皇時

策文　秦始皇傳國璽

表　漢武帝問三王策文

讓表　淮南王安諫伐閩表

上書　漢東平王蒼上表讓驃騎將軍

書　秦丞相李斯上始皇書

對賢良策　漢太史令司馬遷報任少卿書

上疏　漢太子家令晁錯

漢中大夫東方朔

晉吏部郎山濤作選啓

奏記　漢江都相董仲舒詣公孫弘奏記

戒　漢護軍班固說東平王蒼

謝恩　漢丞相魏相請公車謝恩

令　漢淮南王有謝群公令

奏　漢校書奏書諫吳王濞

駁　漢侍中吳丘壽王傳公孫弘禁民不得駁亏弩議

論　漢王褒四子講德論

議　漢章玄成奏罷郡國廟議

反騷　漢楊雄作

彈文　晉冀州刺史王深集雜彈文

薦　後漢雲陽令朱雲薦伏湛

教　漢京兆尹王尊出教告屬縣

封事　漢魏相奏霍氏專權封事

白事　漢孔融主簿作白事書

移書　漢劉歆移書讓太學博士論左氏春秋
銘　秦始皇登會稽山刻石銘
箴　漢楊雄九州五官箴
封禪書　漢文園令司馬相如
讚　司馬相如作荊軻讚
頌　崔瑗王子淵得賢臣頌
序　蔡邕王子淵頌引
引　蔡邕王子淵頌引
志錄　楊雄作蜀記
楊雄作蜀記一卷
漢惠帝四皓碑
晉潘尼作漢黃門碣
漢司隸從事馮衍作
邑作鄭誓

露布　漢賈弘爲馬超伐曹操作
檄　漢丞相祭酒陳琳作檄曹操文
傳　東方朔作非有先生傳
上章　後漢孔融上章謝太中大夫
解嘲　楊雄作
訓　漢丞相主簿繁欽祠其先主訓
辭　漢武帝秋風辭
旨　後漢崔駰作達旨
勸進　魏尚書令荀攸勸魏王進文
喻難　漢司馬相如喻巴蜀并難蜀父老文
誡　後漢杜篤作女誡

弔文　賈誼弔屈原文
告　魏阮瑀為文帝作舒告
傳贊　漢劉歆作烈女傳贊
誄文　後漢別部司馬張超誄孔子文
祈文　後漢傳毅作高關祈文
祝文　漢孟曹傳朝臨楊元伯行狀
行狀
哀策　漢樂安相蔡邕作和帝哀策
哀頌　漢會稽東部尉張統有陶侯哀頌
哀志　晉東陽太守殷仲文作從弟墓誌
誄　漢武帝公孫弘誄
悲文　蔡邕作悲溫舒文
祭文　後漢車騎即杜篤作祭延鍾文
哀詞　漢班固梁氏哀詞

挽詞　魏光祿勳繆襲
七發　漢枚乘作七發
雜言詩　孔融作四言雜合詩
連珠　楊雄作
賦　漢司馬相如作凡將篇
歌詩　漢枚皐作悲人歌詩
遺命　晉散騎常侍江統作
圖　漢河間相張人作玄圖
勢　漢濟北相崔瑗作草書勢
約　漢王褒僮約
存文章緣起一卷梁新安太守樂安任公書也按隋經籍志公文章緣
始一卷有録無書郡之為郡且千歲守將不知幾人獨公至今有名字
垂城四十里曰村曰溪皆以任著旁有僧坊亦借公為重則遺愛在人
蓋與古循吏比後公六百年而崔造為州嘗欲會稡遺文刻識木石以慰

那人無窮之思而不可得三館有集六卷悉見蕭氏歐陽氏類書中疑後人綴拾傳著於所傳亡益獨是書僅存世所傳墓誌皆漢人大隸此云始於屑日蓋立中之刻當其時未露見也洪适題

評文類

文章者孔子曰煥乎其有文章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蓋詩言志歌永言不歌而誦謂之賦古者登高能賦出使四方能專對紀能誄作器能銘則可以為大夫矣三代之後篇什稍多訓誥宣于邦國移檄陳于師旅箋奏以申情理箴誡用弼違郊讚頌美於形容碑銘彰於勳德誄哀悼其論亡章表通於下情牋疏陳於[illegible]考[illegible]議平其理駁難考其差此其畧也

易賁卦

文明以止人文也注云止物不以威武而以文明人之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注云處賁之時止物以文明不以威刑故君子以明庶政而無敢折獄注云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者言聖人觀察人文則詩書禮樂之謂當法此教而化成天下

論語曰

爲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國語

能文者必得天地蓋文之數九十有一天六地五之數也其數有以合於天故得天其數有以合於地故經之以天緯之以地經緯不亂文之象也

揚子法言曰

或問屈原智乎曰如玉如瑩爰變丹青孚斯注曰夫智者達天命如玉如瑩而不磷今屈原放逐感激爰變雖有文采丹青之論耳

史記曰

彫龍奭談大衍鄒衍之文飾之若龍文故號雕龍○枚皐王褒為文疾司馬相如左太沖為文遲其為當世膾炙一也○陸機文成而作者欲

然筆王粲才高作者皆閣筆。潘岳謂夏侯湛之文温潤而見孝悌之性張說謂許景先之文豐美而得中和之氣可謂善觀文者也。柳子厚之於文也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輕氣以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疎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嚴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

魏文帝典論曰

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高氣然粲匹也。○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自騁驟騏驥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王粲長於辭賦陳琳阮瑀之章表書記今之俊也。魏文帝與吳質書仲宣獨自善於詞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其正言詩之善者妙絶時人

晉夏侯湛

王隱晉書曰

阮籍見嵇康鸑鷟賦以為王佐之才成公綏亦推華文義勝也

晉傅玄傅子曰

劉季緒才不能逮於作者而詆訶文章摘擬利病

抱朴子曰

五典為筌簧三墳為金玉

劉義慶世說曰

孫興公三都二京五經之鼓吹

曹植與楊脩書曰

孔璋之才不閑詞賦而多自謂能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為狗也

陸士衡文賦曰

於是沉詞怫悅若游魚衔鈎而出重淵之深。其為物也多姿長為體也屢遷其會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貴研暨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宜

○陳琳答陳阿王牋曰清詞妙句炎絶煥景譬猶飛鳥流星越山越海龍驤所不追況駑馬可得齊足哉。傅玄敘連珠曰班固喻美詞壯文章弘麗最得其體也

李充翰林論曰

潘安仁之為文也猶翔禽之羽毛衣被之綺縠

楊雄劇秦美新論曰

昔司馬相如作封禪一篇以彰漢氏之休

荘子與傳玄書曰

文公誄周孔父述殷聲揚千載業傳後嗣

梁簡文帝答張纘謝示集書

小時文章於世五年矣切嘗論之日月星辰火龍黼黻尚且著於玄象

文心雕龍論文敘筆曰

論文敘筆有以也文筆之科則罪在不赦至如春庭落景轉惠承風秋雨朝晴譬梧初下浮雲生野明月入機時命親賓尒動嚴駕車渠

雙鵾鵾鵾驟倾伊昔三邊又曹四戰胡霧連天征旗拂日時聞鳴笛遥聽塞笳或鄉思懷然或雄心慷慨清濤是以沉吟短翰抑縷庸音篤月寫心因事而作

文中子

子謂文士之行可見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謹沈休文小人哉其文治君子則典鮑昭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必怒晏鍛孔珪古之狂者也其文怪必怒謝莊王融古之纖人也其文碎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誕

晉陸雲傳

制曰機雲文藻宏麗獨步當時言論慷慨冠乎終古高詞遠映如明月之舒光豐意廻舒若重巖之積秀千條析理則電折霜開一緒連文則珠流璧合其詞深而雅其義博而顯故遠超校馬高躡王劉百代文宗

唐文學序

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正剛重乎氣質則理勝其辭清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於時用文華者宜於詠歌此其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

王勃傳

王勃楊盈川盧照鄰駱賓王天下稱王楊盧駱盈川曰吾愧在盧前恥居王後崔融與張說評勃等曰勃文章宏放非常人所及盈川照鄰可以企之說曰不然盈川文如懸河酌之不竭優劣見而不減於王恥居後信然愧在前謙也○開元中說與徐堅論近世文章說曰李嶠雅擅辭稱宋之問之文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富嘉謨如孤峯絕岸壁立萬仞濃雲鬱興震雷俱發誠可畏也若施於廟殿矣闕朝隱如飛廉翠鳳雅則乘人矣堅問今世孰何說曰韓休之文如大羹元酒有典則薄滋味許景先如豐肌膩理雖穠華可愛

李諤以爲文之家體尚輕薄遞相師效流宕忘反上書曰江左齊梁其弊彌甚遂輕薄浮華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窮年盈帙唯是風雲之狀梁自大同之後雅道淪缺漸乖典則爭馳新巧簡文相承啓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揚鑣其意淺而繁其文匿而彩詞尚輕險情多哀思隋文初統萬機每念斷琱爲樸發號施令咸去浮華然時俗詞藻猶多淫麗

唐陳子昂傳

高錯權知貢舉文宗自以題畀有司錯以籍上帝詩侍臣曰比年文章卑弱今所上差勝於前鄭覃曰陛下稿華近制以正頹俗而錯乃能爲陛下得人帝曰諸領表奏大浮華且責掌書記以誠流宕李石曰古人因事爲文今人以文害事懲弊抑末誠如聖制即以錯爲禮部侍郎閱

二歲頗得才實

張昌齡傳

昌齡以文自鳴舉進士為考功王師旦所細太宗問其故答曰昌齡等
華而少實其文浮靡非令器也取之則後生勸慕亂陛下風雅

劉夏信趙國公集序

初聞平陽擊石山谷內之調大憂吹鍾風雲為之動與夫含吐性靈抑
揚詞氣曲變陽春光迴白日豈得同年而語哉柱國趙國公發言為論
下筆成章逸態橫生新情掞麗起風雨爭飛魚龍各變方之珪璧逾山之
會萬重譬以雲霞亦城之巖千丈文采曆象即入天官之書韻步絲桐
咸歸總章之觀論其壯也則鵬起半天語其細也則雌巢蚊睫豈直熊
羆朝上層城抱日月之輝光飲宵飛南斗觸蚊龍之氣昔者承平宋玉
始於哀郢之深蘇武李陵生於別離之代自魏建安之末晉太康以來
陸機潘岳三數人自謂操靈蛇之珠抱荊山之玉矣公與前賢
則知臺不顧聲出操謾則成均無取和遂

元氏長慶集卷二十一

元和制誥 中書制誥

授韋貫之兵部侍郎知制誥制

詢退居山野自分永棄與世俗日疎闕得以大肆其力於文章詩人之
優柔騷人之清深孟韓之温淳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荀之所鄙無
不如意當以為董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為迂鼂錯得聖人之權
其失也流而為詐二子之才而不流者其惟賈生乎惜乎今之世愚
未見其人也

上歐陽內翰書

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為巉刻斬絶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
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行魚龍萬怪煌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
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執事之文紆餘委
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疎暢無所間斷氣盛語極意言竭論而容與閑易
無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然自為一家之文也惟李翔之文其味
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讓有執事之態歷贊之文遣言措意

切近的當有執事之實而執事之才又自有過人者蓋非事之文非孟子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

東坡歐公集序

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當而斁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顏納諫為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為多嗚呼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

樂全先生文集序

孔北海志大而論高功烈不見于世然英偉豪傑之氣自為時所宗其論盛孝章郗鴻豫書慨然有烈丈夫之風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開物成務之姿綜練名實之意自見於言語至出師表簡而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深於文者能至此嘗恨二人之文不見其全今再吾樂全先生張公安道其庶幾乎

宛陵先生詩集序

吾嘗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史之不闕文不惜人也豈有損益於世者哉然且識之以為世之君子長者若以識夫後生不復見其流風遺烈是以日趨於智巧便佞而莫之止也二者雖不足以損益而君子長者之澤在焉則孔子識之而況其足以損益於世者乎嘗吾先君適京師與鄉上大夫遊踰以語輒曰自今以往文章日工而道將散矣七慕遠而忽近實華而賤實吾已見其迷矣以魯人鼻繹先生之詩文十餘篇示輒曰小子識之後數十年天下無復為斯文者也○先生之詩文皆有為而作精捍確苦言必中當世之過鑿鑿乎如五穀必可以療饑斷斷乎如藥石必可以伐病其遊談以為高校詞以為觀美者先生無一言焉○論文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乎地渦渦汩汩雖一日千里無難又其與石山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所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雖吾亦不能知

潁濱上樞密韓太尉書

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種其氣之小大大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遊故其文疎蕩頗有奇氣此二子者豈嘗執筆學為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

李氏昌穀先生文集序

先生生於大曆戊申幼孤隨兄播遷韶石兄幸輔於梁氏辛苦來歸自知讀書為文日記數千百言比壯經書通念曉析酷耽釋氏諸史百子搜決無隱汗瀾卓踔大淵泫澄深詭然而蛟龍拜蔚然而虎鳳躍銷然而韶鈞鳴日光玉潔周情孔思才能壽古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風教人自為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先生生平終而翕然隨以定文人之工莫過于頴書

題高士袁超卓之畫

天下之奇才畫雄剛之後德澤然之戚無有畔岸而又貴節乎

答李翊書

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

劉禹錫唐柳先生文集序

八音與政通而文章與時高下三代之文至戰國而病涉秦漢復起漢之文至列國而病唐興復起夫政寵而土裂三光五暗之氣分大音不完故必混一而復大振初貞元中上嚮文章昭回之光下飾萬物天下文士爭執所長與時而奮粲然如繁星麗天而菩寒色正人望而敬者

柳子厚吳君文集序

柳子厚吳君文集序

其為詩歌有交王公大人之義其為誄誌弔祭有孝慈仁之誠而多
㪚六經聖人之大旨發言成章有可觀者

楊評事文集後序

文之用辭令褒貶道揚諷諭而已雖其言鄙野足以備於用然而關其
人采固不足以竦動時聽參視後學立言而切君子不由也故作者抱
其根源而必由是假道焉作於聖設曰經述於才設曰文文有文道辭
令褒貶本乎比興者也著述者流蓋出於書則清越言揚意美謂宣流於謠諷誦也

答文人來文章書

古今號文章為難足下知其所以難乎非謂比興之不足按招之不遒
鎖牖之不工顏類之不陳也得之為難難知之愈難耳苟或得其高明探
其淵雅有無則為日月之蝕也大主人瑕也曷足傷其明點其璧

弋且自孔氏以來茲道大闡家脩人礪前精蝟慮者幾千年矣其問著
實簡禮役用心神者其可數乎登文章之籙波及後代越不過數十人
耳其餘誰不欲爭裂綺繡手攀日月高視於萬物之中椎峙於百代之
下乎率皆紕曳而不克躑躅而不進大懾思窮吞志而沒故其得之為
難嚮非道之顯晦幸不幸繫焉談之辨訥升降繫焉鑒之頗正好惡繫
焉文之廣狹厓仲繫焉則彼卓然自得以奮其間者合乎否乎是未可
知也而又榮古陋今者比肩疊跡大抵生則不過死而華聲者衆焉揚
雄沒而法言大興馬遷生而史記未振彼之二才且猶若是況乎未甚
聞著者哉固有文不傳於後祀聲遂絕於天下者矣故曰知之愈難而
為文之士亦多漁獵前簡戕賊文史扶其意抽其華置齒牙間遇事鑠
起大金聲玉耀誑聾聾之人激一時之聲雖終淪棄而且奪朱亂邪為
害已甚是其所以難也

王荊公上邵學士書

非夫誠發乎文文貫乎道仁思義色表裏相符者其孰能至於此哉因

環列書室且欣且慶并有序也公義之然也安石嘗患近世之文辭弗顧於理理弗顧於事以窾積故實為高以雕繪語句為精新譬之撷奇花之英積而玩之雖光華馨采鮮縟可愛求其根柢濟用則蔑如也

張右史谷李推官書

足下之文可謂奇矣捐去文字常依力為壞奇險怪務欲使人讀之如見數千歲前料斗鼎跡所記弦韋之歌鍾鼎之文也足下之所嗜者如此固無不善者抑末之所聞所謂能文者豈謂其能奇哉能文者固不以奇為主也夫文何為而設也知理者不能言世之能言者多矣而聞者獨傳豈獨傳哉因其能文也而言益工因其言工而理益明是以聖人貴之自六經以下至于諸子百氏騷人辯士論述大抵皆時以慕富理之具也是故理勝者文不期工而工理愧者巧為粉澤而隱閡百出此猶兩人持牒而訟直者據義不待累牘而勝曲者雖使假詞於子貢閻字於揚雄如列五味而不能調和食之江河淮海也水順道而渴涓涓日夜不止衝砥柱絕吕梁放於江湖而納之傳其舒為倫漣鼓為濤波激之為風飄怒之為雷霆蛟龍魚鼈喧豗出沒是水之奇變也而水初豈如此哉順道而決之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滿溝窪夫而西竭下滿泥上塵日夜激之欲見其奇彼其所遇而者雖經之玩耳江河淮海之水理達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敷溝瀆而求水之奇此無見於理而欲以言語句讀為奇之文也六經之文豈奇於易哉簡於春秋夫豈以奇與簡為務哉勢自然耳傳曰古人之辭寡彼無惡繁而好寡哉雖欲為繁而不可得也自唐以來至今文人好奇者不一甚者或為佶屈聱牙使脈理不屬又取古書訓詁希於見者衣被而說合之或得其字不得其句或得其章又覆咀嚼萃亦無有此最文之陋也足下之文雖不若此然其意棄棄似生於奇

劉隨司馬溫公文集序

公出於去聖數千歲之後其忠直亮根于性質之自然非勉而中思而得者見於脩身踐言則孝悌忠信雖蠻貊而可行在塗滿而不悔至其施諸政事則開百聖而不歉蔽天地而不恥而發為文章則擬陰陽造化之賾顯以豐其源躬仁義禮樂之實以沃其膏酌聖賢出處之正以厲其操通古今興革之變以博其施非徒載之虛言也是文也君天下者得之足以鑒興衰通治體公卿大夫得之足以勤忠嘉盡臣節士庶人得之足以檢身厲行為君子之歸公至山顏水涯幽人放客得之則浩歌流詠甚酌厭飫隨取隨足夫是可渝而公之文不可朽也金石可磨而公之文不可磷也山可摧澤可涸而公之文愈久愈新垂世而亡窮也公又嘗着資治通鑑擇論前世君臣善否之蹟總其理亂興亡之證別為一書公非有意於立文者然將以啟沃 人主經濟 一世名教則肆筆為言不約而成章古語曰永有校而水有波雖與夏之無柰之何嘗試以一義之人其言譬如也昔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予悶王道之無傳諫非獨得其言得其書而已文集凡八十卷為二十八門其間詩賦章奏制詔表啓雜文書傳無所不備

詩畫舫卷二十二

小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訓導袁賓校正

○文章門

評詩類

梁征遠記室參軍鍾嶸詩品序曰

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照燭三才暉麗萬有靈祇待之以致饗幽微籍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昔南風之辭卿雲之頌厥義曼矣夏歌曰鬱陶乎予心楚謠曰名余曰正則雖詩體未全然是五言之濫觴也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古詩耽遠人世難詳推其文體固是炎漢之製非衰周之倡也自王揚枚馬之徒詞賦競爽而吟詠靡聞從李都尉迄班婕妤將百年間有婦人焉一人而已詩人之風頓已缺喪東京二百載中惟有班固詠史質木無文降及建

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聲為文棟劉楨王粲為其羽翼次有
擊龍托鳳自致於驅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矣爾後陵遲
衰微迄於有晉太康中三張二陸兩潘一左鼓爾復興踵武前王風流
未沫亦文章之中興也永嘉時貴黃老稍尚虛談于時篇什理過其辭
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傳餘綺新詞相屬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
論建安風力盡矣先是郭景純用隽上之才變創其體劉越石仗清剛
之氣贊成厥美然彼製我寡未能動俗建武暨中謝益壽斐然繼作元
嘉中有謝靈運才高詞盛當顏延年為輔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詞之命世也夫四言文
約易廣取效風騷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宗焉五言居文
詞之要是衆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會於流俗豈不以指事造形寫情
寓物最為詳切者邪故詩有六義焉一曰興二曰比三曰賦文已盡而
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寫言寫物賦也弘斯三義酌而

用之干之以風力潤之以丹彩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
也若專用比興則患在意深深則詞躓若但用賦體則患在意浮意
浮則文散繁成流移文無止泊有蕪漫之累矣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
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嘉會寄詩以親離群托
詩以怨睽於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或魂逐飛蓬或負戈外
戍氣棲邊塞容衣單嫻閨淚盡文士有觸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楊
機入寵再盼傾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
以騁其情故曰詩可以群可以怨使窮賤易安閑居靡悶莫尚於詩矣
故詞人作者闇不愛好今之士俗斯風熾矣緫緫勝衣甫就小學必甘
心而馳騖焉於是庸音雜體各各為容至使膏腴子弟恥文不逮終朝
點綴分夜呻吟獨觀謂為警策衆覩終淪平鈍次有輕薄之徒笑曹劉
為古拙謂鮑照為駢終不及日中市朝
滿學謝朓劣得黃鳥黍青枝徒自棄於高聽無涉於文流矣觀王公縉
紳之士每博論之餘何嘗不以詩為口實隨其嗜慾商榷不同淄澠並

泛采紫相奪喧議競起准的無依近彭城劉士章俊賞之士疾其淆亂欲為當世詩品具陳標榜其文未遂感而作焉昔九品論人七略裁士校以實實誠多未值至若詩之為技較爾可知以類推之殆均博奕方今皇帝資生知之上才體沉鬱之幽思文麗日月想究天人昔在貴遊已為稱首況八紘既奢風塵寥霅抱玉者聯有稚珠者躍武以興漢魏而不顧吞晉宋於胷中諒非農歌輶議敢致流別譬之今錄剔周旋於閭里均之於談笑耳

詩品上

古詩 其體源出於國風陸機所擬十四首文温以麗意悲而遠驚心動魄可謂幾乎一字千金其外未者曰以踈四十五首雖多哀怨頗為總雜舊疑是建安中曹王所製客從遠方來橘柚垂華實亦為驚絶矣人代寔戚而清音獨遠悲夫

漢都尉李陵詩 其源出於楚辭文多懷愴怨者之流陵名家子首疎才生命不諧聲頻見喪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緣至此

漢婕妤班姬詩 其源出於李陵團扇短章辭旨清婕怨深文綺得匹婦之致條儒一篇可以知其工矣

魏陳思王植詩 其源出於國風骨氣奇高詞彩華茂情兼雜怨體被文質藻溢今古卓爾不群嗟乎陳思之於文章也譬人倫之有周孔鱗羽之有龍鳳音樂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俾爾懷鉛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映餘暉以自燭故孔氏之門如用詩則公幹升堂思王入室景陽潘陸自可坐於廊廡之間矣

魏文學劉楨詩 其源出於古詩壯氣愛奇動多振絶真骨凌霜高風跨俗但氣過其文雕潤恨少然自陳思已下稚稱獨步

魏侍中王粲詩 其源出於李陵發愾愴之詞文秀而質羸在曹劉間別構一體方陳思不足比魏文有餘

晉步兵阮籍詩 其源出於小雅無雕蟲之功而詠懷之作可以陶性情發幽思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會於風雅使人忘其鄙近日致遠大頗多感慨之詞厥旨淵放歸趣難求顧延往解怯言其志

晉平原相陸機詩其源出於陳思才高辭贍舉體華美氣少於公幹文力於仲宣尚規矩不貴綺錯有傷直致之音然其咀嚼英華厭飫膏澤文章之淵泉也張公歎其大才信矣

晉黃門郎潘岳詩其源出於仲宣翰林歎其翩翩亦如翔禽之有羽毛衣被之有綃穀猶淺於陸機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陸文如披沙簡金往往見寶嶸謂益壽輕華故以潘勝翰林篇論故歎陸為深

余嘗言陸才如海潘才如江

晉黃門郎張協詩其源出於王粲文體華淨少病累又巧構形似之言雄於潘岳靡於大仲風流調達實曠代之高手詞彩葱蒨音韻鏗鏘使人味之亹亹不倦

晉記室左思詩其源出於公幹文典以怨頗為情切得諷諭之致雖野於陸機而深於潘岳謝康樂常言左太冲詩潘安仁詩古今難比

宋臨川太守謝靈運詩其源出於陳思雜有景陽之體故尚巧似而遒湯過之頗以繁蕪為累嶸謂若人興多才高情寓目輒書內無乏思外無貴事寸有所長各得稱其篇章逈句處處間起麗典新聲络繹奔會雖逸蕩過之頗以繁蕪為累嶸謂若人興多才高情寓目輒書內無乏思外無貴事寸有所長各得稱其篇章逈句處處間起麗典新聲络繹奔會雖逸蕩

青松之拔權木自王之映塵沙未足貶其高潔也初錢塘杜明師夜夢東海有人來入其館是夕即靈運生於會稽旬月而謝玄亡其家以子孫繼祖襲靈運於杜治養之十五方選都故名客兒

詩品中

序曰一品之中略以世代為先後不以優劣為詮次又其人既往其文克定今所寓言不錄存者夫屬詞比事乃慈遑談若乃經國文符應資博古撰德駿奏宜窮往烈至乎會詠情性亦何貴於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臺多悲風亦唯所見清晨登隴首羌無故實明月照積雪詎出經史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顏延謝莊尤為繁密於時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始同書抄近任昉王元長等辭不貴奇競須新事爾來作者寖以成俗遂乃句無虛詞語無虛字拘攣補納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空值其人詞既失高則宜加事義雖謝天才且表學問亦一理乎陸機文賦通而無貶表孝充翰林躋而不切王微鴻寶密而

無裁顏延論文情而難曉摯虞文志詳而傳體頗曰知言觀斯數家皆
就談文體而不關優劣至於謝客集詩逢詩輒取張隱文士逢文即書
諸英志録並義在文留目無品第嶸今所録止乎五言雖然網羅今吾詞
人始集輕欲辨論清濁指撫病利凡百二十人預此宗流者便稱才子
至斯三品升降差舛定制方申變裁請寄知者爾
漢上計秦嘉嘉妻徐淑詩夫妻事既可傷文亦悽怨為五言者不過數
家而婦人居二徐淑叙別之作亞於蘭翁矣
魏文帝詩其源出於李陵頗有仲宣之體則新奇百許篇率皆鄙直如
偶語唯西北有浮雲十餘首殊美贍可翫始見其工矣不然何以銓衡
群彦對揚厥第者耶
晉中散嵇康詩頗似魏文過為峻切詩直露才傷淵雅之致然託諭清
遠良有鑒裁亦未失高流矣
晉司空張華詩其源出於王粲真體華艷興託不高巧用文字務為妍
冶雖名高叠代而流亮之士猶恨其兒女情多風雲氣少謝康樂云張
公雖復千篇猶一體耳置之中品疑弱處之下科恨少在季孟之間矣
晉著作王贊晉王司徒掾張翰晉中書令潘
尼平叔潘鷹之篇風規見矣子荊零雨之外正長朔風之後雖有累札
良亦無開季鷹黃華之唱正叔緑繁之哀雖不具美文高麗並得虬龍
片甲鳳凰一毛華而駁聖宜居中品
晉侍中應璩詩祖襲魏文善為詼諧指事駮勤雅意深篤得詩人激刺
之旨至於濟濟今日所華靡可諷咏焉
晉清河守陸雲晉侍中石崇晉襄城太守曹攄晉朗陵公何劭清河之
方平原弟如陳思之匹曰馬千其哲昆故稱二陸季倫顏遠並有英篇
篤而論之朗陵為最
晉太尉劉琨晉中詩劉湛詩其源出於王粲善為悽戾之詞自有清拔
之氣琨既體良才又罹厄運故善叙喪亂多感恨之詞中郎仰之微不
逮者矣
晉弘農太守郭璞詩憲章潘岳文體相暉彪炳可玩始變平原平淡之

體故簡中興第一謝林以為詩首但遊仙之作辭多慷慨無遠玄宗而云柰何虎豹姿又云戢翼棲榛梗乃是坎壈詠懷非列仙之趣也

晉史士郭泰機晉常侍顧愷之宋謝世基宋參軍顧邁宋參軍戴凱詩泰機寒女之製孤怨宜恨長康能以二韻吞四首之美世基橫海顧邁鴻飛戴凱人實貧羸而才章富逸觀此五子文雖不多氣調警拔吾許其進則鮑昭江淹未足逮也越居中品僉曰宜哉

宋徵士陶潛詩其源出於應璩又協左思風力文體省靜殆無長語篤意真古辭興婉愜每觀其文想其人德世歎其質直至如歡言醉春酒日暮天無雲風靜清羅豈直為田家語耶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也

宋光祿大夫顏延詩其源出於陸機尚巧似體裁綺密情喻淵深動無虛散一句一字皆致意焉又喜用古事彌見拘束雖乖秀逸是經綸文雅才power才減若人則蹈於困躓矣湯惠休曰謝詩如芙蓉出水顏如錯綵鏤金顏終身病之

宋太守謝體宋僕射謝靈運宋太尉袁淑宋徵君王弘宋征虜將軍鮑照詩其源出於張華才力苦弱故務其清淺殊得風流嫵趣謀其宗則祖襲曹劉體貌俊逸抗禮群才方駕二陸潘陸景陽之淑詭含懷擒衣之作歸復靈運銳思亦何必加焉又工為綺麗歌謠風人第一謝氏家錄云康樂每對惠連竟日不就寤寐間忽見惠連即成池塘生春草故常云此語有神助非吾語也

宋參軍鮑照詩其源出於二張善製形狀寫物之詞得景陽之淑詭含茂先之縟嫚骨節強於謝混駘蕩遒疾於顏延總四家而擅美跨兩代而孤出嗟其才秀人徵故取湮當代然貴尚巧似不避危仄頗傷清雅之調故言險俗者多以附照

齊吏部謝朓詩其源出於謝混微傷細密頗在不倫一章之中自有玉石然奇章秀句往往驚遒足使淑源失步明達變色善自發詩端而末

篇多躓此意銳而才弱也至為後進士子之所嗟慕眺極與余論詩感激頓挫過其文

梁光祿江淹文通詩體總雜善於摹擬筋力於王微成就於謝眺初淹罷宣城郡遂宿冶亭夢一美丈自稱郭璞謂淹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矣可以見還淹探懷中得一五色筆以授之爾後為詩不復成語故世傳江淹才盡

梁衛將軍范雲梁中書郎丘遲范詩清便宛轉如流風迴雪丘詩點綴映媚似落花依草故當淺於江淹而秀於任昉

梁太常任昉詩彥昇少年為詩不工故故稱沈詩任筆昉深恨之晚節愛好既篤又亦遒變若銓事理拓體淵雅得國士之風故擢居中品但昉既博物動輒用事所以詩不得奇少作士子效其此弊矣

梁左光祿沈約觀休文眾製五言最優詳其文體察其餘論固知憲章紀明遠也所以不開於經綸而長於清怨求明相王愛文王元長等皆崇尚之約子時謝朓未遒江淹才盡范雲名級故微故約稱獨步雖文不至其功視亦一時之選也見重閭里誦詠成音嘽諧流靡所著既多今剪除煩雜收其精要允為中品之末矣故當詞寄於范意淺於江也

序曰昔曹劉殆文章之聖陸謝於體貳之才鋭精研思千百年中而不聞宮商之辨四聲之論或謂前達偶然不見其然爭嘗試言之古者詩頌皆被之金竹故非調五音無以諧會若置酒高堂上明月照高樓為韻之首故三祖之詞文或不工而韻入歌唱此聖音韻之義也與世之言宮商異矣今既不備管絃亦何取於聲律耶齊有王元長者常謂余云宮商與二儀俱生自古詞人不知之唯顏憲子乃云律呂音調而其實大謬唯見范曄謝莊頗識之耳常欲進知音論未就王元長創其首謝朓流約揚其波三賢或貴公子孫幼有文辨於是士流景慕務為精密摛績細微專相凌架故使文多拘忌傷其真美余謂文製本須諷讀不可蹇礙但令清濁通流口吻調利斯為足矣至平上去入則余病未能蜂腰鶴膝閭里已具陳思贈弟仲宣七哀公幹思友阮籍詠懷子

卿雙亮叔夜雙雋茂先寒夕平叔衣單安仁倦暑景陽苦雨靈運鄴中
士衡擬古越石感亂景純詠仙王微風月謝客山泉叔源離宴鮑昭成
邊太冲詠史顏延入洛陶公詠貧之製憲連揚衣之作斯皆五言之警
策者也所謂篇章之殊澤文彩之鄧林

漢令史班固漢孝廉郗炎漢上計趙壹孟堅才流而老於掌故觀其詠
史有感歎之詞文勝託詠靈芝觀懷寄不淺元叔敘懊憹蘭蕙猶斥囊餞
苦言切句良亦勤矣斯人也而有斯固悲夫

魏武帝魏明帝曹公古直甚有悲涼之句較不如丕丕稱三祖

魏白馬王彪魏文學徐幹白馬飄飄西北馳悠悠典路隔山陂願欲一
往見道窮且長羈旅無終極憂思令人老鴻鵠鳴哀鳴聲何慘慘原野
莽茫茫豺狼當路衢蒺藜塞我門攬轡未能前收淚且還分還分非
所宜慷慨有餘悲

魏倉曹屬阮瑀晉嵇立太守歐陽建晉中書令棨盒晉河
南太守阮侃晉侍中嵇紹晉黃門郎潘尼晉太僕傳咸侍中繆襲散騎常侍夏侯湛
古體大檢似而二嵇微優矣

晉中書張載晉司隸傳玄晉太僕傅咸元瑜堅石七君詩並平典不失
古體大檢似而二嵇微優矣

晉中書張載晉司隸傳玄晉太僕傅咸元瑜堅石七君詩並平典不失
古意仁熙伯喻歌唯以造哀爾

晉駙馬王濟晉征南將軍杜預晉廷尉孫綽晉徵士許詢永嘉以來清
虛在俗王武子輩詩貴道家之言爰洎江表玄風尚備有長仲祖相庵
諸公猶相襲世稱孫許彌善恬淡之詞

晉徵士戴逵晉東陽太守殷仲文宋謝混晉宋之際殆無詩矣義熙中
以謝益壽殷仲文為華綺之冠殷不競矣

宋尚書令傳亮李交文余常忽而不察今沈特進撰詩載其數首亦復
平矣

宋記室何長瑜宇曜瑨宋詹事范曄詩乃不稱其才亦為鮮舉矣

宋孝武帝宋南平王鑠孝武詩雕文織彩過於精密為二
藩希業見稱輕巧矣

宋光祿謝莊希益詩氣候清雅不逮於王袁然興蜀閑長良無鄙促也

宋御史蘇寶生宋中書令史陵修之

宋典詞令任雲緒 宋越騎戴法興 蘇陵仕戴並著篇章亦為縉紳之所
嗟咏人非文才是愈甚可嘉焉
宋監典事區惠恭 惠恭本朗人為顏師伯幹顏為詩筆輒偷定之後造
獨樂賦語侵給主彼斥及大將軍修地等差充作長時謝惠連兼記室
參軍恭伯往安安陵嘲調末休雙梳詩以示謝謝曰君誠能恐人未重
且可謝為謝法曹造遣大將軍見之賞貳以錦二端賜謝謝曰辭白此
詩公作長所製請以錦賜之
齊惠休上人 齊道猷上人 齊釋寶月惠休淫靡情過其才世遂疑之鮑
照恐商周矣羊曜瑨云是顏公恩昭之文故立休鮑之論更白二胡亦
有清句行路難是東陽榮泰所造寶月嘗慙其家會泰亡因仍而有之
齊高帝 齊江比將軍張永 齊太尉王文憲 齊高帝詩詞藻意深無所云
辭手實手本出都欲試此事乃奪賂止之
齊吳景叡雖謝文體頗有古意至如三師文憲既經國圖遂或忽是雕
齊黃門謝超宗殿將陽太守立靈鼓殿齊給事中即劉祥殿司徒長史擅
楚辭正負即鍾憲齊諸暨令頗則齊秀才頗則心擅謝七君並祖襲顏
延欣欣不僭得士大夫之推致乎余猶祖正貧常云大明泰始中鮑休
美文殊已動俗唯此諸人傳頗陸體用固執不如頗諸暨最荷家聲
齊豪軍毛伯成 齊朝請王萬頃 齊朝請許瑤之伯成文不全佳亦多惆
悵景慕之風人各贈許長於短句詩物勝體謂遠云吾詩可為汝詩父
少訪謝虎禄云不然爾湯可為要尺
齊鮑令暉 齊韓蘭英 令暉歌詩往往斷絕清巧擬古尤勝唯百願逞其
招常荅孝武云臣妹才自亞於左芬臣才不及太冲爾蘭英綺密甚有
名篇又善談笑齊武謂韓云借使二媛生於上葉則王階之賦統素之
辭未詎多也
齊司徒長史張融 齊詹事孔稚珪 思光紆緩誕放縱有乖文體然亦捷
疾豈饒差不苟促德璋生於封豁而文為雕飾青於藍矣
齊寧朔將軍王融 齊中庶子劉繪元長士章並有盛才詞美英淨至於

五言之作幾乎尺有所短譬應變將畧非武侯所長未足以貶臥龍

齊僕射江祏祏詩猗猗清澗第祀明魔可懷

齊記室王申齊緩遠太守卞彬齊端溪令下録王巾二卞詩並愛奇嶄絕豪衷彦伯之風雖不弘綽而文體勁學去平美遠矣

齊諸暨令袁嶠嶠詩平平耳多自謂能常語徐大保尉云我詩有生氣須入捉著不爾便飛去

齊雍州刺史張欣泰梁中書郎高祖命欣泰子真並希古勝文鄙薄俗製賞心流亮不失雅宗

梁秀才陸厥觀厥文緯具織丈夫之情狀自製未優非言之失也

梁常侍虞羲梁建陽令江洪陽詩奇句清拔謝朓常嗟頌之洪雖無多亦能自詡注

梁步兵鮑行卿梁晉陵令孫察行卿少年甚擅風誌之美察最幽機而感賞至到耳

講說類

論語曰講讀也論道也說文曰講和解也論義也又鄭玄云論倫也思纂言也論譯也解說談議訓詁之謂也論語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漢書曰夏侯勝每講常謂諸生曰學經不明不如歸耕又曰孔光居公卿位前後十七年時會門下諸生講問疑難聚大義冢子多成就為博士經伯為常侍上方嚮學鄭寬中與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詔伯受禹既通大義又講異同於許商東觀漢記曰建初四年詔諸王諸儒會白虎觀講五經同異則其事也

禮記曰善待問者如撞鍾扣之以小者則小鳴扣之以大者則大鳴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鄭玄注曰祭菜禮先聖先師也

孫卿子曰達師之教使弟子安焉樂焉往焉游焉肅焉藏焉嚴此六者得其學則邪僻之道塞矣

史記曰董仲舒以明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相受業或莫見其面

申公魯人也吕太后時游學長安與劉郢同師郢為楚王

令申公傳其太子戊及戊不好學疾申公及戊立為王胥靡申公恥之退居家教授終身不出門。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教授為魏文侯師

謝承後漢書曰董春字紀陽少好學究極聖指後還歸立精舍遠方門徒學者常數百人諸生每升講堂鳴鼓三通橫經捧手請問者百人追隨上堂難問者百餘人

范曄後漢書曰馬融常在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次相次傳授鮮有入其室者

漢書曰班固為中常侍上方獨學鄭寬中與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詔伯授焉

范曄後漢書曰高鳳南陽人也專精誦讀為名儒教授西唐山中

東觀漢記曰桓榮拜議郎入侍太子每期會輒令榮於公卿前數奏經

書鈔卷一百十二 學門 十一

後漢書曰戴憑字次仲正憑朝賀帝令群臣說經義有不通者鄭等其

東觀漢記曰永平九年詔為四姓小侯開學置五經師張酺以明經

於南宮

范曄後漢書曰李育沈恩專精博覽書傳州郡請召育輒病去常避地

教授門徒數百人

謝承後漢書曰包咸字子長明魯詩論語注東海立精令講授

范曄後漢書曰楊倫通古文尚書不應州郡之命講授於大澤中弟子

至千餘人

魏書曰文帝初在中宮氣瘧數起士人周商帝深感嘆與大理王朗書

云疫癘數起士人凋落余獨何人能全其壽故集諸儒於肅成門內講

論大義倫人無倦

王隱晉書曰魏高貴公之入學也王祥為三老帝北面乞言乃言曰仰

惟明主聖帝之軌俯以訓帝

沈約宋書曰魏齊王每講經通輒使太常釋奠先聖先師於辟雍

沈約宋書曰元嘉十五年徵雷次宗至京師開館聚徒教使丹陽尹

何約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凡四學並建之

考索卷二十三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教諭譚璋校正

○禮門

歷代禮類

自伏羲至黃帝五禮始具其唐堯則舜典云修五禮又命伯夷典三禮論語云商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則夏商亦有五禮鄭康成注太宗伯唯云唐虞有三禮至周分為五禮不言夏商者但書篇散亡故擾周禮有文而言耳禮記疏六禮七教八政王制云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六禮者冠一婚二喪三祭四鄉五相見六也七教者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也此六禮七教並是商禮周則五禮十二教也八政者飲食衣服事為異別度量數制者也

太史公曰洋洋美德乎宰制萬物役使群衆豈人力也哉余至太行禮官觀三代損益乃知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其所由來尚矣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誘進以仁義束縛以刑罰故德厚者位尊祿重者寵榮所以總一海內而整齊萬民也人體安駕乘為之金輿錯衡以繁其飾目好五色為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樂鍾磬為之調諧口甘五味為之庶羞酸鹹以致其美情好珍善為之琭琫玉瑤以通其意故大輅越席皮弁布裳朱弦疏越大羹元酒防其淫侈也俎豆籩豆貴賤之序下及黎庶車輿衣服廬室飲食嫁娶喪祭之分事有適宜物有節文周衰禮廢樂壞大小相踰管仲之家兼備三歸猶法守正者見侮於世奢溢僭差者謂之顯榮自子夏門人之高第也猶云出見紛華盛麗而說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心戰未能自決而況中庸以下漸清[illegible]被服於成俗乎仲尼沒[illegible]

[illegible]之從流而不舉或適齊楚或入河海豈不痛哉史記禮書

禮樂志曰六經之道同歸於禮[illegible]為急樂以治內而為同禮以修外而為異二者並行合為一體畏敬之意難見則著之於享獻辭受登降跪拜和親之說難形則發之於詩歌詠言鍾石筦絃蓋嘉其敬意而不及其財賄美其歡心而不流其聲音周監於二代禮文完具遭秦滅學遂以亂亡漢興命叔孫制禮儀至文帝時賈誼以為漢承秦之敗俗廢禮義猶廉恥宜定制度興禮樂廼草具其儀而太臣絳灌之屬害之故其議遂寢至武帝即位董仲舒對策言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為大務是時上方征討四夷銳志武功不暇留意禮文之事至宣帝時王吉上疏言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願述舊禮明王制上不納其言至成帝時犍為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議者以為善祥劉向因是說上宜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成帝以向言下公卿議會向病卒世祖中興廼營立明堂辟雍顯宗即位躬行其禮宗祀光皇帝于明堂養三老五更於辟

雖威儀既盛美矣然德未流洽者禮樂未具群下無所誦說而庠序尚未設之故也今叔孫通撰禮儀與律令同錄藏於理官法家又不復不傳漢興寢而不著民臣莫有言者又通沒之後河間獻王採禮樂古事稍稍增輯至五百餘篇今學者不能明見但推士禮以及天子說義又頗謬異故君臣長幼交爭之道寖以不章今大漢繼周之敝制度大壞大臣未有立禮成樂此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為發憤而增歎也

漢宮篇序

廣注曰漢家禮儀自叔孫通草創十二篇之後稍稍紀錄安帝時劉千秋欲撰次之順帝時張平子欲撰次之皆不果至王隆為新汲令乃漢官篇略道公卿內外之職及四夷多所發明隋志云漢官解詁註三篇新汲令王隆撰胡廣註

漢官禮儀故事

建安二年遷都許昌詹事陳群侍中荀攸黃門侍郎鍾繇尚書僕射華歆尚書陰脩等採掇舊事證以五經刪定律令傍采故事凡朝廷制度百官典式多所刪立

小黃門持班固所上叙傳於南宮東觀盡心集作漢既受命乃次序禮事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讖記之文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度以為百五十奏上和帝即位褒乃為作章句常家以新禮二篇冠

三國晉南北隋唐禮書

魏以王粲衛凱集創朝儀而魚豢王沈陳壽孫盛雖綴時禮不足相變吳則丁孚拾遺漢事○蜀則孟光許慈草建時制○晉初以荀顗鄭冲典禮參考古今更其節文羊祜任愷庾峻應正並加刪集成百六十五篇後摯虞傅咸續續未成屬蜀中原覆沒今虞之決疑注是其遺文也江左刁協荀崧補緝舊文蔡謨又踵修綴○宋初因循前史並不重述齊武帝永明二年詔尚書令王儉制定五禮至梁武帝命群儒又裁成焉吉禮則明山賓凶禮則嚴植之軍禮則陸璉賓禮則賀瑒嘉禮則司馬

景又命沈約周捨徐勉何悰之等參會其事陳武帝受禪多集梁舊式因行事隨時筆削後魏道武帝舉其大體事多遺缺孝文帝率由舊章擇其令典朝儀國範煥乎復振北齊則陽休之元稹伯熊安生後周則賀蘭貴盧辨宇文弼並習於儀禮以通時用隋文帝命牛弘辛彥之等集宋梁及北齊儀注以為禮唐正觀顯慶開元禮百代之損益三變而著

明

歷代議禮名臣

按秦滅滅遺文自漢興以來收而存之朝廷有典制可酌而求者漢有叔孫通高堂生徐生賈誼河間獻王董仲舒蕭奮孟卿后蒼聞人通夏侯敬劉向戴德戴聖慶普劉歆後漢有鄭元曹褒鄭興鄭衆賈逵許謹杜子春馬融鄭元衛宏何休盧植

蕭嘉靜劉表劉劭盧毓陳群

宋敬丁孝晉有鄭

陳詮孔惇劉逖聾康哲傅咸鄒湛蔡謨孔衍庾亮范汪范甯

元凱衛瓘庾峻袁準何曾

周蔣琬孟光許慈吳有

劉獻王逡梁有司馬景

吳孟仁正宋有徐爰

徐爰瘐蔚之崔凱孔智璋石

陸璋沈約周捨明山賓裴子野

侃陶淵景司馬憲伍季彬陳有謝嶠孔舆後魏有高允高閭王肅北齊有熊安生陽休之元稹伯後周有蘇綽盧辨宇文弼隋有牛弘辛彥之許善心皇唐有孔穎達楷亮賈世南陸德明令狐德棻朱子奢顏師古房元齡魏證許敬宗楊師道賈公彥杜正倫李義府李友益劉祥道郝處俊許圉師韋琨范履冰裴守真孔志約蕭楚材孫自覺王方慶賀紀賈大隱韋萬石韋叔夏祝欽明許子儒沈伯儀元萬頃劉承慶郭山惲唐紹王嚴張說徐堅李銳施敬本王仲丘孔元義賈曾韓抱秦鷹履冰王汪韋公肅王彥威田同秀康子元侯行果史玄燦李行偉馬宗陳正節賀知章元行冲韋湊等或歷代傳習或因時制作俎豆其名氏列于此矣

唐志

由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禮樂達于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乎二而禮樂為虛名古考宮室車輿以為居衣裳冕弁以為服尊爵俎豆以為器金石絲竹以為樂以適郊廟以臨朝廷以事神而治民其歲時聚會以為朝覲聘問懽欣交接以為射鄉食享合瞽興事以為師田學校下至里閭田畝吉凶哀樂凡民之事莫不出於禮由之以教其民為孝慈友弟忠信仁義者常不出於居處動作衣服飲食之間蓋其朝夕從事者無非乎此也此所謂治出乎一而禮樂達于天下使天下安習而行之不知所以遷善遠罪而成俗也及三代已亡道素變古後之有天下者自天子百官名號位序國家制度車服器一切用秦其間雖有欲治之主思所改作不能超然遠寫所以治民至於三代之舊而朝夕從事其間者皆莫能辨蓋亦安於苟簡而已其朝夕從事者時俗稍即以損益大抵為意曰此為政也

禮之未節也然用之盛曉然諭其意而彼有司時出而用之郊廟朝

來之官所記事物名數降登揖遜拜俛伏興之節皆有司之事禮所

和天下之人至於老死未嘗見其本而有其末又不能

其教化以成俗乎嗚呼習其器

備其所謂朝覲聘問射鄉食享

梁以來始以其當時所行傳於周官五禮之名各立一家之學唐用隋

禮至太宗有正觀禮高宗有顯慶禮元宗有開元禮正元中王涇考次

歷代郊廟沿革之制為郊祀錄元和中韋公肅又錄開元以後禮儀損

益為禮閣新儀王彥威為曲臺新禮嗚呼考其文記可謂備矣以之施

于正觀開元之間亦可謂盛矣而不能至三代之隆者具其文而意不

在焉此所謂禮樂為虛名也哉唐書禮樂志

唐正觀顯慶開元禮

自梁以來以其所行傳於周官五禮之名各立一家之學唐初即用隋

禮至太宗時中書令房元齡秘書監魏證與禮官學士等因隋之禮增

以天子上陵朝廟養老大射講武讀時令納皇后皇太子入學太常行
陵合朔陳兵大社等為吉禮六十一篇賓禮四篇軍禮二十一篇嘉禮
四十二篇凶禮一十六篇是為正觀禮○高宗又詔長孫無忌社正倫李
義府等增
百三十卷是為顯慶禮其文雜以式令又義府敗宗方
得幸多希旨傳會事既施行議者以為非上元三年詔復用正觀禮由
是終高宗時正觀顯慶二禮兼行而有司臨事遷引古義與二禮參考
增損之無復定制○元宗開元十年以國子司業韋縚為禮儀使以掌
五禮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嵒上疏請刪去禮記舊文而益以今事詔付
集賢院議學士張說以為禮記不
日不可改易而正觀顯慶禮議
集賢院學士徐堅李銳又太常
僕定為一百五十卷是為
大唐開元禮由是
博士施敬本撰述銳等
能過也
大唐開元禮

[illegible]五禮文帝開皇二年命牛弘修五禮元和十一年祕書郎修撰韋公肅錄闕元以後
禮文損益為禮閣新儀三十卷
[illegible]由臺新禮續曲臺禮元和新禮[illegible]王彥威采隋志唐沿革條次彙分類元和新禮上之
元和十二年太常博士王彥威為曲臺新禮三十卷又采元和以來王
公士民婚祭喪葬為續曲臺禮三十卷
晉咸寧注
晉武元會儀
晉武更定元會儀咸寧注是也故傳元賦曰考夏后之遺訓綜商周之
典藝採秦漢之禮儀定元正之嘉會王公以下皆奉璧帛羔羊鴈雉以
賀有晨賀晝會之禮夜漏未盡七刻謁者贊晝漏上三刻更出百官奉壽酒謁者贊會
晉新禮
晉志曰晉始有荀顗鄭沖裁成國典加左則有荀崧刀叫損益朝儀
晉文命荀顗因魏世前事撰新禮參考古今更其節文羊祜等共列定
成百六十五篇太康初又令摯虞討論所宜增損
宋朝禮
建隆重修三禮圖三年太常博士聶崇義上重修三禮圖二十卷仍命

太子詹事尹拙集儒學之士重加參議成十五卷唐藝文志有夏侯氏
三禮圖十二卷又有張溢三禮圖九卷太祖○太祖新修通禮儀○四年
命中丞劉溫叟中書舍人李昉知制誥盧多遜等以開元禮重加損益
成開寶通禮二百卷○六年多遜上新修開寶通禮儀纂百卷詔太常
禮院抄寫一卷以備檢討○太宗雍熙分門禮選四年邢昺分門禮選
二十一卷後真宗因內閣曝書覽而稱善命昺同觀作禮選賜之以示
近臣○真宗祥符天禧大禮記祥符三年陳彭年請自天書至東封應
有儀注乞詔臣寮編錄為祥符封禪記丁謂等編之三年十月成天禧
元年上冊寶禮畢詔王欽若李迪等撰大禮記五十卷以二年正月上
之時欽若為僕射李迪維撰之○仁宗皇祐周禮禮器圖○至和禮器
圖仁宗嘗觀至和元年九月成此圖五年王洙上周禮禮器圖先是洙講周禮命畫工
服冠冕鼒鼎簠簋之制及圖成而上之○仁宗禮閣新編天聖五年太
常禮院纂集六十卷取國初至乾興所下詔敕刪去
重複類以五禮之目○仁宗太常新禮景祐四年知禮院吳育言禮文
經判太常寺歐陽修言禮散失請命官纂述乃命姚闢滕洵同編纂
六年判太常寺歐陽修言禮散失請命官纂述乃命姚闢滕洵同編纂
禮書命脩提舉之治平二年成凡百卷脩典判寺李宗上之賜名太常
新禮藏秘閣○和三年中書舍人曾鞏請續脩之哲宗時陸農師禮象元祐六年山陰陸佃
序曰禮記詩書春秋尤為殘缺紳先生罕能言之而學者抱殘缺不
全之經以求先王制作之方可謂難也余嘗本之情性稽之度數求讀
經之大旨自孟子始以余之所能言與上之所可盡者為十五卷名曰
禮象以救舊圖之失其庶幾乎非也○哲宗陳祥道禮書元祐中太常
博士陳祥道嘗攷六藝百家之文以究先王禮樂之迹凡寓於形名度
數者必辨其制凡藏於道德仁義者必發其蘊僅二十年著成禮書總
百五十卷其於歷代諸儒之論近世真宗義之圖或正其所失或補其
所缺○禮書序曰先王之治以禮為本其宮室衣服車旗械器有
等其冠婚喪祭朝聘射御有儀即器以觀理無非法象之所寓即文以

觀義無非道義之所藏使人恩之而知所以教守之而知所以禁奢者
不得騁無度之心儉者不得就苟難之節奇者不得以亂常衰者不得
以害正此上下所以辨而民志所以定也晚周而下道散於異政之國
法亡於殊俗之家君子不得以行禮小人得以行非禮故兩觀大路朱
干玉磬天子之禮在諸侯塞門反坫素衣朱裳諸侯之禮在大夫繹是
先王之制浸以掃地天下學者亦失傳故范武子不知殺蒸孟僖子
不知相禮范獻子不知問諱曾子不知尚羔衛不知立市
則時之知禮者蓋亦鮮矣漢興敘孫通之綿蕞禮儀徒規時之近功而
其法失於太卑齊魯二生之論禮樂一謂百年然後興而其言失於太
高賈誼有脩禮之志而困於絳灌曹褒有定禮之議而沮於觚敏
奏褒禮制漢禮破亂聖術而漢禮遂不行傅咸極論於晉而流俗劉寶發策於唐而棄於
一時繇漢以來千有餘載其間欲起禮法於上者非一君欲成禮法於
天下者非一臣有是君而下之人不能以副之則禮之道終不明有是
臣而上之人不能以正之則禮之事終不行此厎政薄俗所以繼於叩

朝儀類

歷代朝會

左傳昭四年仲尼言於楚子曰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
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
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長安志立酆宮文王宮也詩既伐于崇
作邑于鄏在京兆鄠縣東有靈臺

夏朝禮

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防風後至而戮之

周朝儀

秋官朝士掌建外朝之法鄭司農云王有五門曰皐門曰雉門曰應門
曰庫門曰路門外朝在路門外內朝在路門內通典周制天子有四朝
一曰外朝在皐門內秋官朝士掌之二曰中朝在路門內冢宰司士掌之三曰內
朝亦謂路寢之朝人君既從正朝視事畢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

夫退然後適燕寢釋服四曰詢事之朝在雉門外小司寇掌其政以致萬民而詢焉諸侯三朝路寢為內朝中朝在路門外朝在應門外諸侯兩社稷與中朝正相當故傳云間於兩社稷與中朝正相當故傳云間於兩社為公社孤者也說曰天子路寢有五焉其最外者曰皐門二曰庫門三曰雉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之內則路寢也皐門之內曰外朝朝有三槐左右九棘近庫門有三庫九寺庫門之內有百官府衙之屬應門內曰中朝中朝東朝在宗廟社稷之間雉門內有百官府衙之屬應門內曰中朝中朝東有九卿之室則九卿理事之處考工記曰有九室九卿理之朝則入而理事各則歸于庫門外外朝之法朝則疑獄王集而聽之故禮云王命三公會其諸侯未去亦於此也賈問之義詢於蒿蒼之謀三刺三問以定其法燕朝者路寢之朝群公以下常日於此相見君位其位大僕掌之初入之時亦門右北面東上王揖之三公則偕前北面東上孤東面卿大夫西面皆北上士則門外之西北面東上凡先用燕禮其位亦然所以餐朝則位所向不同者皆以政事異故變其位三公之位皆北面不變者以三公內臣位尊故使常北面其餘諸侯孤卿大夫以地道尊右故尊者東面卑者西面是以於外朝之時諸侯東面尊於孤卿也故以內朝孤卿東面尊於卿大夫時亦無諸侯故也唯詢事之朝非常朝之限故不與三朝同或云客有諸侯之位故孤卿在東也通典

○周禮宰夫之職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群吏之位司士掌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正位而退入亦如之建路鼓于太寢之門外而掌其政以待達窮者與遽令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王眡燕朝則正位掌擯相王不眡朝則辭於三公及孤卿小司寇之職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其位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群臣西面群吏東面小司寇擯以叙進而問焉以衆輔志而弊謀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群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群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匠人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市朝一夫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曲

禮曰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文王世子曰其朝于公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為之又曰公侯朝於內朝內親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外朝以官體異姓也。周官太僕掌燕朝之服掌宰夫掌治朝之法司士掌朝儀之位朝士掌外朝之法文王世子公族明於內朝庶子掌之其在外朝司士掌之玉藻所謂朝者諸侯之朝也蓋天子廵路寢聽政然則文王世子與玉藻所謂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退適路寢聽政然則文王世子與玉藻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退門之外外朝也朝士掌之路門之外治朝也宰夫司士掌之路寢燕朝也太僕掌之 陳禮書

漢朝儀

高祖悉去秦儀法為簡易群臣飲爭功醉或妄呼拔劍而擊柱通知上益厭之說曰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召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於是遂與所召三十人及上左右為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為朝野外

[illegible]月作乃令群臣朝十月長樂宮成諸侯羣臣朝用禮儀新儀平[illegible]說者治禮以次入殿門陳車騎戍卒衛宮設旗幟志功臣列侯以下陳東方西南廣行設九賓臚句傳於是以陳西方東向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南廣行設九賓臚句傳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職傳警引訖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肅敬至禮畢盡伏復置法酒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盡朝置酒無敢譁諠失禮於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尊也

後漢朝儀

拜[illegible]泉太初元年武帝受計于甘泉計為郡國所上計簿漢制歲盡遣上計掾吏各人條郡內衆事謂之計偕曰[illegible]馬

後漢朝儀

班固東賦云春王二朝會同漢京三朝元日也謂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晨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圖籍廣萬國之貢珍內撫諸夏外撫百蠻爾乃朝谷永曰今年正月朔為三朝之會盛禮樂供帳置乎雲龍之庭陳百寮而贊群后究皇儀而展帝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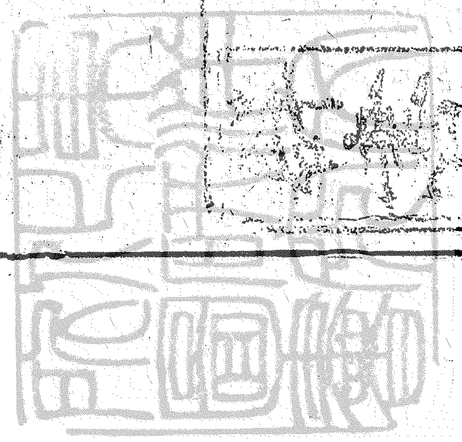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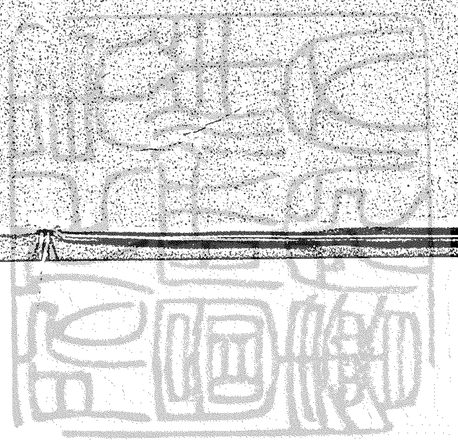
德陽殿顯宗所作蒙賀漢儀正月旦天子幸德陽殿臨軒公卿將大夫百官各陪朝賀蠻貊胡蕃朝貢畢見冦郡計吏皆陛覲庭燎宗室諸劉雜會萬人以上作樂畢作魚龍曼延小黃門吹二通謁者引公卿群臣以次拜其殿周旋容萬人陛高二丈皆文石作壇激沼水於殿下書至朱梁玉階金柱刻鏤作宮掖之好廁以赤墨絳以赤綬天子正旦節會朝百寮於此

後漢志每月朔歲首為大朝受賀其儀夜漏未盡七刻鍾鳴受賀及贊百官賀正月二千石以上上殿稱萬歲舉觴御坐前司空奉羹大司農奉飯奏食舉之樂百官受賜宴享大作樂以每朔惟十月旦從故事者高祖定秦之月元年歲首也

永平十二年甘露仍降木枝內附芝草生神雀集西南東萬歲

獻西域遣子入侍公卿百官以帝威德懷遠祥物類應乃並集朝堂奉觴上壽

紫宸殿入閤唐朝天子坐宣政殿立仗正衙或乘輿御紫宸殿則喚仗自宣政兩門入所謂東西上閤門也自元宗以前未有此制開元後以朝望上盤食元宗意欲避正殿遂移紫宸殿喚仗自閤門入始有入閤之名自後行之至昭宗時失以本肯乃以朝望御前殿行入閤禮蓋誤矣本朝建隆元年行於文德殿皆其禮也淳化時太宗特命張洎詳定儀注洎以入閤是唐一時之禮非盛制請儒於開寶中始用益矣言開元本無此制諸儒於輔至寶元二年仁宗又以問朱太極殿朝集

唐自高宗以前即太極殿殿在西內中以後又以宣政殿朝集

唐元宗以垂拱元年八月五日生以其日為千秋節其日百官上萬壽酒王公戚里上金罍綾帶露囊百官朝賀